訂正 修身叢語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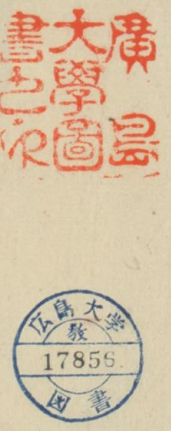
375.3
Fu11
資料室

19
二五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Kodak LICENSED PRODUCT
Centimeters Inches

20048
教科書文庫
2
110
31-1281
200030
2143

資料室
3753
F411



廣島大學圖書之印

廣島大學圖書
17859

訂正修身叢語卷下目錄

信義
親愛
孝行
德量
篤行
儉約
恭敬
謙讓
方正
廉介

謹慎
志節
薦舉
學文
識鑒
仁卹
忠義
規諫
剛直

目錄畢

東京大學圖書之印

詞正

修身叢語卷下

福井光 編輯
川島棋坪 删定

信義

列國晉文公伐原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公曰。得原失信。吾不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如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溫人聞之亦請降。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爲踐土之盟溫之會。而成霸功。其信由伐原也。

列國魯曹劌事莊公。齊師伐魯。公將戰。劌乃入見。問

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不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不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與齊師戰大敗之

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刺責豈其負之何以致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

天下最

漢范式遊大學與汝南張劭為友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將至劭白母請為饌待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信之審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懽而別

漢朱暉與張堪同縣堪於大學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朱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

食給之暉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為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故不忍負之晉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寇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我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為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而敢獨留巨伯曰友人有病不忍委之寧以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不可以入有義之國遂率師而還一郡獲全

唐呂元膺德宗時為薊州刺史嘗錄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下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囚果如期而至自是群盜感愧悉避境去

宋范仲淹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首來見召之臥內屏人撤衛與語不疑

宋种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及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

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我疑耶遂率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宋廬陵張千載字毅夫宋文丞相天祥之友也丞相貴顯時屢以官辟之不就及丞相為元所執過吉州城下毅夫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丞相囚於小樓毅夫即僦居於樓之傍日以美饌供之凡三載如一日又密製一櫝丞相被殺即以藏其首復訪丞相夫人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尸毅夫收其骸骨以歸廬陵擇地葬焉

明汪文煙為諸生時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馬旋墮水死同列以試期迫促倉皇解散去汪獨留殯殮之乃去比至不及試期人皆笑其迂汪自若也次科即登第

明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大學與羅玘交厚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吳為煮粥餉之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次不為勞玘語人曰某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後同進士

親愛

漢穆姜姓李氏安衆令程文矩之妻也有二子而前

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穆姜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瘳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役遣四子許以脩革自後訓導嚴明並爲良士

漢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致羊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

北魏楊椿楊津兄弟義讓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每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男女百口同爨庭無間言

後魏崔孝芬仁慈長厚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侍候顏

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父挺與叔振。兄弟同居。振亡後。孝芬等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决。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納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

唐玄宗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嘗爲長枕大被。與其兄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從兄豳王守礼弟岐王範薛王業同寢。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幄。業嘗疾。帝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帝乃爲業煮藥。田飈吹火。誤爇其鬚。左右驚救之。帝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又於興慶宮側賜成器等第宅。及於宮之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唐崔沔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衣而奉者三十年。每美景良辰。必扶持晏笑。令母忘其所苦。母卒。毀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既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幾九原慰安也。

宋呂公著自爲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寢顯內外姻戚亦益多爲相受賜所散至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之

宋吳奎姻戚有不能自養者爲畢嫁娶以錢二千萬買田號曰義莊以周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焉

宋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而去後舉韓亦登第仕皆至參政世爲婚姻不絕

宋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逐出包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歲餘父母感悟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習身口所安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後諸弟不能自立包復賑給之

宋孫棘家世孝友時發民丁戍邊弟薩應行棘妻許氏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役小郎姑臨亡時以小

郎屬君今未婚娶家道不立君今有三子死後復何恨棘遂詣郡願代薩行薩辭自引不願兄代太守張岱疑其不實分置二人令吏私察之各報以從其所請顏色共悅甘心就戍岱表上之詔特原免。

宋周文燦性敦友愛其兄嗜酒仰燦爲生一日乘醉毆燦鄰人不平而詈之燦怒曰兄未毆我如何離間我骨肉也司馬光嘗書其事以示人。

元仁宗遇冬夜風雪甚寒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徧及耶又衛王阿术奇入見帝諭省臣曰朕與阿术奇同父而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賴其賜鈔二萬錠他物援例。

元王元伯鎮江金擅人四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閒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兒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亦不知孰爲己母也兄宣伯卒即以家事付姪軌軌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元伯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軌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間旌表其門。

孝行

唐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太穆皇后竇氏於諸子中愛視最篤自言於高祖擇師以教卒成聖德太宗即位嘗過慶善宮覽觀噓嗽顧謂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矣因號慟

唐陳叔達武德間授黃門侍郎封江國公嘗賜食得葡萄不舉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

唐李迥秀中宗時累官脩文館學士其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曰娶婦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强盜數十人持仗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立姑側為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群賊凶横何獨不懼答曰人所以異於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比隣有急尚相赴救況在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吾今見盧新婦之心矣

唐柳公綽天性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甚謹其有外婚姻者一不知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

最有家法。子仲郢端嚴好礼。起居一遵父教。事叔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於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帶迎馬前。公權屢辭焉。仲郢終不以達官故少改。

宋許愈少喪母。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父之所欲無遠邇必致之。與妻子共食麄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示豐厚。恐貽父憂。公卿聞者。多率俸以助其養。父年垂八十。謂愈曰。覩汝登科之後。没于地下足矣。大中祥符七年。愈果登第。授涔陽從事。扶持歸海陵別業。即路有日。父疾沈篤。愈晝夜供省。以至澣濯必親。或問其故。愈曰。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也。父喪哀毀。幾至滅性。或歷父經由之地。涕泣者終日。士流服其孝。

宋范純仁登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父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為言。今近矣。復何辭矣。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不能就養焉。

宋李瓊幼失父。家貧苦。而至孝於母。後以鬻繪為業。家稍豐厚。孝心益堅。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

侍我免汝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怠惰。凡市人知瓊之孝者。物之出必先求以奉瓊。瓊得之十倍。酌其價。或問之。瓊曰。冀誘其甘滑以奉母。豈議價焉。淄州人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

宋鮑壽孫。宋末歙盜起。壽孫與父宗巖避地山谷間。其父為賊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若見殺。宗祀絕矣。吾寧自死。賊兩釋之。

宋徐積父卒時方三歲。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稍長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既冠。從安定胡先生受學。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側。每見衣冠問候。備物盡志。惟恐有失。應舉入都。載母與俱。比登第。年已過壯。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為母患。固有待也。母亡。廬墓三年。雪夜伏墓側。哭不絕聲。神宗元豐八年。詔賜帛米。

元王閏父素多貲。既老而貧。不甘澹泊。每食必需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不闕。父性乖戾。閏左右承順。甚得歡心。父嘗卧疾。一夕室中火。延籬壁間。閏聞火聲。驚起馳救。火已熾。煙焰蔽寢戶。閏突入火中。解

衣蒙父抱而出肌躰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世祖聞之復其役

元蕭道壽家貧鬻鍼以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礼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母命起乃起拱立左右候色喜乃退

明李貞尚長公主貞性孝友母太夫人性嚴微忤其意輒加叱責嘗侍養值母怒投其食器於地貞徐拾之恭敬愈至有弟四人父既没求分財異居貞語之曰父没而母在苟分財異居老母得無不可於意乎先人田廬俱俟老母百歲後隨所欲取之吾不較也諸弟皆媿服

明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玉時年十歲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許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德量

列國梁大夫宋就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人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人心惡梁

人之賢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焦死者梁人覺之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因謂於就就曰惡是搆怨禍之道也人惡吾亦惡何徧之甚也若我教子必無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人如就言及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人楚聞知大悅因以告楚王王愧之告吏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歡由就始

漢直不疑文帝時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以償既而告歸者來而歸金亡金郎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

漢何武遷楊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武使從事廉問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實客為群盜得繫盧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

漢丙吉為相寬大好礼讓掾吏有嗜酒者嘗從吉出醉嘔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

車茵耳。

漢卓茂。元帝時初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然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漢劉寬為南陽太守。雖在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寬神色不異。徐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漢侯霸為臨淮太守。治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乞使君復留。民乃誡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

吳陸遜討山寇。還。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後遜見吳主。語次及式。稱為佳吏。吳主曰。式毀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愛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吳主歎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所難。

唐郭子儀初與李光弼俱為安思順牙將不相能雖同席不交言後子儀代思順為將光弼恐見誅乃詭請曰兒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即薦之為節度副使遂同破賊無纖毫猜忌

唐袁滋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為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後召為尤金吾衛大將軍以揚於陵代之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唐程浩性周慎不談人短每見人有所訾議未嘗應和俟其言畢徐為白之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諸事之美以稱之

宋陳堯佐為開封尹先是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至是堯佐召諭之曰昔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宋薛奎治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

子訴貧不能養。奎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宋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損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宋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聞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宋王旦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以不食羹。曰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旦視之。不食。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子弟有訴於旦者。曰食肉為庖人所私。可治之。旦曰。汝輩料食肉幾何。曰一斤。今得半耳。旦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如此。旦為相時。寇準在樞密院。數短旦。旦專稱準眞宗謂

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事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慚謝及準罷託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宋韓琦家藏一玉杯價不貲每設以宴客愛賞殊甚一日為侍者擲地而毀侍者失色請罪琦顧之徐曰凡物成毀有數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琦寬厚

宋傅堯俞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位何為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宜朝廷美意而顧沾沾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宋趙抃為御史時與范鎮論事有隙及王安石為相鎮屢訐其短於上安石恨之一日上問鎮於安石對

曰問趙抃便知鎮之為人上問抃抃曰忠臣也上曰何以知之抃曰昔仁宗違豫鎮首請建立皇嗣以安社稷疏十九上候命百日鬚髮皆白非忠臣而何上然之既退安石曰公不與鎮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隙而廢公道安石大慚

宋王曾為相士大夫有請差者曾察其可用必先正色却之已而擢用絕不與言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必使之知是徇私而市恩也恩欲歸已怨使誰當

宋張知常在上庠日偶他出有同舍生發篋盜其金十兩學師集同舍檢得之知常不認曰非吾金同舍生夜袖金還知常知常憐其貧以半與之後知常大顯

宋孔旼有盜伐其所種竹木被執旼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伐而益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旼歎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為製橋盜者慚不復渡

宋呂夷簡執政范仲淹攻其短坐落職既而復之曾夷簡復相對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因除陝西經畧安撫使仲淹謝曰嚮以公事犯相公不意奬拔乃爾夷簡曰豈以舊事為念乎

宋蘇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潁日通判趙至忠本朔漢人所至輒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

明徐階宴客一客取金杯置帽中階見之席罷左右告階少杯階曰已收矣其人酒酣潦倒帽杯落地階佯不知使得仍取置帽中

篤行

列國魯宓子賤孔子弟子既仕孔子見而問之曰自子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之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列國齊晏嬰飲景公酒令器少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嬰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晉陶潛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奴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

自給爲難。今遣此奴。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後魏房景伯母崔氏。景伯爲清河大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入白其母。母曰。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礼教。何足責哉。俱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入。崔氏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温凊。其子侍立。未及旬日。悔過求遠。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

唐柳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事有失。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累。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唐王義方性謇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官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因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與。不告姓名而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貴勢。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

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甍乃取之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宋劉廷式既定婚越五年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不可以配貴人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若此女某不娶將何所歸爰擇吉成礼夫妻相敬如賓每携手而行生二子後瞽女以疾卒廷式哀哭不已時東坡為太守慰諭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娶盲女愛何從生廷式曰某知亡妻哭妻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東坡撫其背曰眞丈夫也瞽女所生二子皆登第。

宋范仲淹在睢陽遣子純仁往姑蘇取麥次丹陽見石延年云三喪未舉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五百斛與之還見仲淹仲淹問東吳遇故舊乎曰延年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仲淹曰何不以麥舟付之乎曰已付之矣仲淹喜仲淹嘗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縗絰數人營理喪具仲淹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賵殮棺槨未具仲淹憮然即撤宴席厚賜給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明顧憲成司理處州有兄弟訟累年不決者呼謂之

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乃恬不以為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為我扑若弟。謂其弟曰。為我扑若兄。兩人相顧愕然。憲成故促之。兩人叩頭請曰。曩昔官為折曲直。故不服。今當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憲成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

恭敬

列國衛蘧伯玉為大夫。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礼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礼。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漢梁鴻妻孟氏。姿貌甚醜。而德行甚脩。鄉里多求者。孟氏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世家多願妻之。亦不許。聞孟氏語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礼不成。孟氏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

黛墨非鴻所願也孟氏曰妾幸有隱居之具乃更麤衣椎髻而前鴻喜曰誠鴻妻也共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從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庸保之中孟氏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礼脩身

東漢張湛矜嚴好礼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初為左馮翊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礼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礼何謂輕哉

東漢魏昭者陳國童子也見郭林宗以為經師易遇人師難逢因請侍左右供給灑掃林宗許之林宗嘗有疾命昭作粥粥成進食林宗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復進又呵之如是者三昭容色無變林宗曰吾始見子之面今而知子之心矣深善之

儉約

列國齊晏嬰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嬰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

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嬰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嬰嬰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嬰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矣公從之

列國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羔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晉元帝性簡儉冲素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帝集上書皁囊為帷朕當效之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為帷帳

唐賈敦頤貞觀中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車一乘羸馬數疋衙勤有闕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為刺史也

宋仁宗一日晨興語曰昨夕因不寐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

耶。

宋張知自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知自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南宋武帝清簡寡欲未嘗有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魄治金創命擣碎付諸將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內外奉禁莫不節儉

元英宗初即位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薦賢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讓讓

列國楚屠羊說以昭王失國從王於難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以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

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以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說曰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

宋文彥博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不豫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既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謝不敢當至神宗時拜太尉後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

聖擁祐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係人謀卿深辱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眞定策社稷之臣也

宋李沆爲相不喜道人之惡秘監胡旦嘗與沆同掌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啟賀之壁試前罷職者四人而譽沆甚力意將附之沆得啓慨然不樂曰吾豈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秉人之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人而短四人乎終爲相不舉旦

方正

漢袁盎文帝時爲郎中帝幸上林后與愼夫人從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却愼夫人坐因前說曰今陛下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不見人彘乎於是帝乃悅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漢班婕妤左曹越騎況之女賢才通辨入後宮爲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帝善其言而止

後漢宋弘光武時爲大司空嘗燕見御座屏風圖畫烈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帝即命撤去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對曰陛下進德不勝其喜

唐尉遲敬德累官至鄂國公太宗嘗謂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

梁徐勉為吏部尚書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而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宋潘良貴高宗時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徽州

宋趙抃長厚清脩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人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宋寇準少英邁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之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竟以實對

宋李君行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

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户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户籍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宋程頤入侍經筵容貌極莊時文彦博以太師平章重事終日侍立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問頤曰君之嚴視文潞公之恭孰為得失頤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某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宋孝宗隆興中除朱熹提點江西刑獄促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即入對無及也

朱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逆探上意為面諛乎及奏對反復於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稱善焉

明袁樞孝宗時為國史院編脩官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

廉介

列國宋子罕為司城時宋人有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

也。不若人有其寶。獻者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置諸其里。使王人為之攻之。而後使復其所。

漢鍾離意。明帝時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伏法。詔以資物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隋趙軌。少有行簡。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諸子曰。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後為齊州別駕。徵入朝。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踐蹈人禾。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梁明山賓。家貧。將貨所駕車牛。既受錢。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還追取錢。即還之。

宋劉甲。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為婿。楊翁死數年方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甲竊窺之。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妻至問其故。曰。父遺命以田四十畝為嫁資。約錢二千緡。通來多故。鬻

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故殊不樂甲曰豈有為壻而令人賣屋以畀之乎取券焚之携妻徑歸

元賈居貞甫冠為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太宗聞而嘉歎敕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世祖北征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敕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為參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

元許魯齋嘗暑中過河南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魯齋獨危坐樹下不顧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或曰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明羅倫以孝廉赴會試僕於途中拾一金鐲行已五日倫憂旅費不給僕曰無慮也向於山東某處拾一金鐲可貲為費倫怒欲親賣付還僕屈指叩頭曰往返必誤場期不可倫言此必婢僕遺失萬一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忍令人死於非命也竟尋至其家果係婦遺面盆而婢誤投於地者主婦疑婢竊取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有

私辱罵不休妻亦憤怒投繯賴人解救倫至出鐲與之舉家感激急行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竟得中式狀元及第

明李賢父為富商載綿花停邸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兩易之舍傍火發延燒無遺三商大慟曰本罄難歸非死則行乞耳李聞而呼之曰貨未及舟猶為我物物失價存理宜奉還且我本尚厚公等本薄失之無以資生吾不忍見也取三百金盡還之

謹慎

晉陶侃在武昌與佐吏飲酒常有限嘗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晉劉超元帝時累官至中書舍人于時天下擾亂征討叛逆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有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叨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

忠臣愛君當諫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且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唐陸元方在官清慎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奏藁悉命焚之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其慎密如此

宋曹彬拜樞密使彬在樞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礼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

宋張九成年十四遊膠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啓户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容危坐對簡編若與神明伍乃相與敬服而尊師之

元拜住仁宗即位拜資善大夫太常礼儀院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事間每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礼樂刑政治亂得失盡日不倦常曰人之仕官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

能事宰相之資也。

明薛瑄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又曰。予每夜就寢。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若有不合。則輾轉不能寢。必思所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

明陳瓘雖閒居。容止常自莊敬。言不苟發。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瓘退自責者累日。曰吾豈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志節

漢卜式。河南人。嘗輸財縣官以助邊。武帝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曰家豈有冤。欲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帝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布告天下。後又上書求佐軍。帝下詔褒嘉之。賜爵關內侯。

漢汲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武帝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飾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伏矯制辜帝賢而釋之

後魏高允爲著作郎時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惟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事連及允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莫尤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對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乞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忠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不從何耶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

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隋張須陁為齊郡丞屬歲飢穀米踴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乃先開倉而後上狀

唐徐晦憲宗時擢櫟陽尉所善楊憑得罪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得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耶有如公異時為奸邪譖斥又可爾乎得輿歎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遷表為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歷中書舍人強直守正不浮沈於時

宋呂祖泰婺州處士寧宗時降詔貶周必大為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配欽州既至府廷尹曰誰教汝共為章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

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未幾。侂胄誅。詔祖泰特補上州文學。

宋韓琦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畏避。或諫曰。公所爲誠善。然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亦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

薦舉

列國咎犯事晉文公。公問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耶。對曰。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子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

列國祁奚爲大夫。請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也。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君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

列國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變之才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得此人則可無憂於敵矣衛君曰吾知其才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以其所妨者細也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於是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晉劉弘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時弘欲以牙門將皮初為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名都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顯報詔以初為襄陽太守

唐張循憲以御史出使還次蒲州驛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客乎驛吏以張嘉貞對時嘉貞自平鄉尉免歸人莫知者循憲召與相見咨以使事積時凝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乃命草

奏又出意外他日武后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與之武后曰卿能進賢朕豈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奏對侃侃后異之遂拜監察御史

宋趙普為相嘗有武臣立功當遷者太祖素嫌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帝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帝悟乃可其奏

宋呂蒙正眞宗時為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用之果稱職常以一夾袋自隨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耳後致政居洛帝祀汾陰回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臣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夷簡遂至大用

宋張詠守金陵。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詠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爲閤門祗候。皆號能吏。

學文

漢董遇少孤貧。性質訥而好學。漢末。關中擾亂。與兄采耜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間習讀。建安初。以文學辟召。遂爲儒宗。

魏邴原。年十一喪父。既孤且貧。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少失所恃。未嘗知學。中心惻然。不覺涕零。師甚哀之曰。何不讀書。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果有志。我當教爾。不須資也。於是一冬之間。遂通孝經論語。及長。更思游學。單步負笈。不憚千里。至安邱則師孫崧。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時北海鄭玄有盛名。爲學者宗師。原以

單寒後革數年之間名與相埒

晉王育少孤貧爲人牧羊每過小學必欷歔流涕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身以償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

晉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人以爲癡出後叔父其叔母任氏責之至流涕謐素孝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懈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鋤博綜典籍百家之言遂成大儒

後魏祖瑩八歲即躭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瑩於灰中藏火候父母寢後夜讀仍以衣被塞窗恐爲家人所覺內外親屬呼爲小聖兒孝文帝召入令讀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後長名位顯達

梁劉峻家貧好學自以少時未能早悟晚更厲精從夕達旦或時昏睡熱其鬚髮及覺復讀以是明慧過人博極群書文藻秀出南北學者莫與爲匹

宋太祖初爲周將時酷好看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間日有奇書不惜千金購之顯德初從世宗平淮有人譖之曰趙某私有車車數乘世宗遣人察之果有籠笆數車令引入面開之唯書數千卷世宗異之且曰卿方爲軍將帥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爲太祖頓首

謝曰第無奇謀上贊聖德所以聚書觀覽者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曰善

識鑒

列國齊桓公以管仲爲仲父有司請吏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乎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而佚於得賢也

宋太祖以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族人親吏之在德州者多爲姦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都軍頭史珪善時帝初臨御欲知外事令珪博訪貴遣人以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伺便言之會帝問珪邇來中外得人任否珪遽曰文臣未必皆善乃以所記進且曰知德州梁夢昇欺滅刺史郭貴幾至於死帝曰此必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眞清强吏也因以所記紙附中書曰以夢昇爲賢善大夫珪譖不能行

唐太宗爲秦王時戰柏壁宋金剛敗奔突厥尉遲敬德與尋相來降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

書殷開山曰敬德剽敢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耶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万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報速耶賜金一篋

宋仁宗嘗對執政言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皆美將來兩府有闕進此二人既而梁適罷相執政以二人名聞帝曰可召程戡執政遂不敢言蓋梁適之出或云察等所擠帝之英鑒類此

仁卹

宋太祖開寶八年曹彬平江南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万賑卹之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大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以為御帶帝曰以為朕帶孰若為藥以療民疾立命碎之

宋李允則知潭州兼管幹湖南路巡檢甲兵公事會

莊公六齊君

湖南歲飢欲發官廩先賑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又飢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貲為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

忠義

列國邢蒯聵使晉而反崔杼弒莊公其僕曰杼弒公將奚如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之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

車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僕曰人有亂君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漢馮昭儀右將軍光祿勳奉世之女也元帝時自美人為婕妤帝幸虎圈鬬虎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帝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帝嗟嘆。

漢蘇武天漢二年為中郎將與其副張勝常惠持節

送匈奴使還。既至匈奴。單于將殺武等。使衛律召武等受辭。勝惠皆降。武獨不屈。單于壯其節。欲降之。又使律說武。武大怒罵律。律知武遂不可降。白之于單于。單于幽武置大窖中。不通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氈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於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復使李陵說武。武亦不屈。其後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求武得歸。武凡留匈奴十九年。元始六年。至京。拜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田二頃。宅一區。

東漢嚴顏爲巴郡太守。益州牧刘璋將也。璋遣顏守江州。張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出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必怒耶。

隋馮慈明。大業中拜尚書兵曹郎。後攝江都丞事。李密逼東都。詔慈明擊密。至鄢陵爲賊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坐。勞苦之。謂曰。隋祚已盡。吾躬率義兵。所向

無敵東都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江都卿以為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加礼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為使人為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須殺便殺何須罵於是亂刀斬之

唐顏杲卿開元中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時安祿山反杲卿與從弟平原太守顏真卿同起兵討賊以功拜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後敗賊以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口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糊而絕其宗子近屬皆被害乾元初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唐顏真卿累官至太子太師時李希烈反陷汝州朝廷遣真卿諭之一日希烈大會其黨適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

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執先太師者眞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從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口吾年且八十官至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諸賊失色希烈乃拘送蔡州眞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其黨至眞卿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眞卿起赴火其黨遽止之已而希烈又使閹奴等害眞卿曰有詔眞卿再拜奴曰且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眞卿罵曰乃逆賊耳

遂縊殺之聞者皆泣下

梁王彥章累官至宣義節度使驍勇有力善用槍軍中號王鐵槍平生不知書其語質常語人曰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及唐兵攻兖州均王召彥章守捉東路彥章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力戰傷重馬蹄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兖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

下之人乎。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

宋詹良臣。徽宗時為縉雲尉。方臘反。有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步卒數十人出禦。為所執。賊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頊反於蜀。王倫反於淮。王則反於貝。身首橫分。妻子無少長皆誅。且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怒。臠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流涕。帝聞之。贈通直郎官。其子孫。

宋陸秀夫。德祐二年。以礼部侍郎使元講和。不就。而反。益王昰廣王昺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潸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豈不可國耶。乃與衆

共立廣王昺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忽遽流離中猶日進大學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二月崖山破秀夫走廣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

宋文天祥咸淳十年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蠻至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拜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時元兵駐高亭山奉命出使軍前辭氣慷慨議論不屈伯顏留之北行至鎮江得間逸去間關由海入福景炎帝拜為右丞相力辭開督南劒進至汀州將兵復興國吉水諸縣祥興元年加少保信國公進屯潮陽元大帥張弘範破之被執天祥吞腦子不死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以客礼見之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之心事我朝將不失為丞相也天祥泫然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送天祥至燕京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世祖遣南宮王積翁諭旨欲用之知天祥終

不從一日召入諭之曰汝今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可事二姓一死足矣左右贊從其請可之而復悔使人止之則天祥死矣死時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再拜遂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今而後庶幾無愧

明花雲為樞密院判守太平府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雲拒戰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翦爾為齏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絶奪守者刀連斬五六人賊怒縛雲于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絶口

明成祖繼統陳迪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於市上命割其肉塞迪口因問卿肉氣味何如對曰忠臣孝子肉豈腥膻臣嘗其美人聞其香殿下豈不聞乎

規諫

列國衛史鰌為大夫事靈公請用蘧伯玉退彌子瑕不聽及病謂其子曰我即死置屍北堂於我足矣吾既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礼既死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

故其子具父言以對公嚬然失泣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矣於是乃召伯玉以為卿退子瑕徙喪正堂成礼而反。

列國齊晏嬰相景公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自擊之嬰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嬰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漢袁盎為中郎將文帝嘗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帝曰將軍怯耶盎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帝乃止。

隋劉行本仕為太子左庶子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勇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止左衛率長夏侯福亦為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

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得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慚而止及太子廢行本已卒文帝曰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唐太宗初即位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群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願陛下誠能擇臣而今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帝善其言擢為侍御史

唐懿安皇后郭氏生穆宗憲宗崩穆宗嗣位尊號皇太后及武宗立喜畋游角武戲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帝一日問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為稀小兒不復橫賜矣

唐令狐德棻為太常卿高宗嘗召問何脩而王何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棻對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

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爲先帝問何爲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亾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然桀紂罪人其亾也忽然帝悅

唐李絳憲宗時由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所言事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便殿帝曰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耶絳曰天子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卿言得之矣

唐柳公權文宗時常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公權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爲學士知制誥

宋昭憲太后杜氏太祖母也太祖受周禪即皇帝位拜太后於堂上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

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宋呂蒙正。太宗時。以吏部尚書入相。帝嘗因對論及征伐。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韙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帝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宋韓琦進封魏國公。英宗得暴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其舉措或改常度。遇左右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譖間。兩宮遂成隙。琦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宋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性木強。王嘗於府中為假山。費數百萬。既成。置宴召諸臣觀之。坦獨俛首。王強

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為之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聞而毀之。

宋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以老母辭當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

受命在職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為殿上虎。

明孝慈高皇后馬氏一日聞得元府庫輸其貨至京師問太祖曰得元府庫何物帝曰寶貨耳后曰元氏有此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可寶抑帝王自有寶也帝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為寶耳后即拜謝曰誠如聖言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逸時命至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人之常情所當深戒妾與陛下同處窮約今富貴至此恆恐驕縱生於奢侈危亾起於忽微故世傳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酖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

共保天下即大寶也顯名萬世即大寶也而豈在於物乎帝曰善

明汪應軫以庶常出守泗州泗民惰弗耕桑應軫勸耕買桑千本植之募婦女善治蠶者教蠶事會武宗駕駐南都詔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應軫奏泗州地瘠民貧流亡載道其婦女存者跣足蓬首不堪見聞萬無以應明詔臣向募桑婦若干人倘許納宮中俾授蠶事有裨聖治不淺詔乃止

剛直

東漢祭遵從光武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令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貫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東漢虞延遷洛陽令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箠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光武譖延多所寃枉帝乃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

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魏高柔。文帝時為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名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帝意悟。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吳張昭為輔兵將軍。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孫權嘆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得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避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若乃變思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後魏高恭之為御史中尉。時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恭之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之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帝深致慰焉。

唐穆寧。肅宗時為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時李光

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粮。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避罪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衆數万。為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耶。寧答曰。命寧主粮者勅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粮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人重其守法。

唐韋子澳宜宗時為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子澳逮繫之。帝問其故。子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曰。是不可犯。俾輸租乃免。

唐柳範為御史。奏彈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田苗。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輔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可獨罪萬紀乎。

唐王義方。高宗朝為侍御史。以彈李義府貶萊州司户參軍。將行。義府謂之曰。王學士得御史。是義府所舉。今日豈無愧乎。對曰。義方為公。不為私。昔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義方任御

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姦臣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宋錢若水爲樞密副使。時招討使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朝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今辨芻米。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米。既而復檄之。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之軍具。太宗怒。令中使乘驛馳取盧之朝等三人首。若水拏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帝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猶留廷中不去。帝既食久之。使人偵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帝出詰之曰。朕以爾爲賢。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據李繼隆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帝意解。乃召宰相呂端等。如若水議。既而虜不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宋范純仁。英宗時知襄邑縣。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而杖之。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之士。令敢爾耶。白其事于上。効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帝釋

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訂正修身叢語卷下終

跋

我近江高嶋郡小川村民。薫中江藤樹之德。叹醇良著稱。豐後速見郡寧山下手永冨永村人。化三浦梅園之教。至今脩身謹行。無有為不善者。嗚呼。二先生即歿。百有餘年。而流風遺俗如

彼可以見教化之不可已也。近世西學盛行。人二務研技藝。而未及講脩身之道。宋學之徒。僅讀數卷書。則傲然驕父兄。視經傳為冗物。豈非可歎耶。埼玉縣學務長。梅坪川島君有憂焉。與同僚謀。輯和漢古今嘉言善行。

為若干卷。名曰脩身叢語。使子弟誦習之。以養其性。其用心可謂深矣。尚書有云。習與性成。今以此書。朝夕誦習。養蒙有素。則小川村子弟。富永村之俗。不難為也。況武藏止為國。強毅成風。昔以武著。今以文行稱。邊捨隨

時。以成其林。豈不盛歟。余辱君知。故不以賤陋。書一言于後。亦所以勉之也。明治十四年辛巳一月題於浦和寓居。

近江　中村鼎五

明治十四年五月三日出版各權屆
同　十一月十六日訂正再版屆

埼玉縣出版

製本書肆

發兌

書林

武藏國北足立郡鴻巢宿　長島爲一郎
東京芝區三島町　山中市兵衛
仝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　吉川半七
仝日本橋區馬喰町二丁目　石川治兵衛
仝兩國若松町　榊原友吉
仝芝區芝口一丁目　牧野善兵衛